

学院的咖啡馆

车厘子

家搬到高桥镇后，与大红鹰学院成了紧邻。这里属于学院社区，隔着一条学院路，我们小区的大门正对着学院的东二门。大学的对外开放程度远高于中小学，来人进进出出，门卫大叔一般是不会拦路盘问的。大学也像个“小社会”，各类设施应有尽有。背靠这样的优质公共资源，我也乐得把校园当作自己的乐园，得闲总去逛逛，以至于老妈回到家发现我去向不明时，我往往已在微信中向她报备，简明扼要四个字：“我在学院。”

我在学院做什么呢？我会去操场上跑步锻炼；也可去图书馆、自习室、食堂；当然最爱去的，还是咖啡馆。其实我对咖啡也没啥特别的偏好，并不会纠结于“coffee or tea”的站队，只是一个爱好阅读和写作的人，业余时间带上书和笔记本，走进咖啡馆，点上一杯咖啡，慢慢啜饮，静静沉思，显然是最佳的选择了。

市中心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在郊区却是稀罕地儿，要觅一处窗明几净的雅座馆子坐下来喝杯咖啡，那可不容易。这也算是我迁居城郊后的一桩心事。好在有大学，校园里就有咖啡馆。学院的咖啡馆总带着几分学院风，空间不大，布置简洁，不似外边的咖啡馆那般小资情调装潢考究，且面向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学生，所以校内的咖啡标价自也低廉许多，惠而不费。

学院里不止一家咖啡馆，我首选离自己家最近的一家。这家咖啡馆的设计相当有特色，没有任何普通的粉墙，整个店铺是由两只集装箱拼接组成的。将箱壁部分凿掉，开了门窗，安上玻璃，里边就亮堂起来，阳光尽可以通透地洒入，也能遮风挡雨。箱子外圈摆桌椅，二楼还有露台，倘天气好，服务员把咖啡端

方其军

(一)

是的，候青江映了曙光
那粼粼的细波犹如清晰的话语
喂养黎明的听觉
汉字健硕，像鹤儿在黑板的枝杈振翅
牵引懵懂视线，在苍黄的纸页上

交响爱与美的乐章

(二)

百年不过一瞬，一片黑胶的厚度

然后，唱诗落在新世纪的花园

最良江呼应不朽的船歌
蒲公英般缤纷的音符起飞自光芒的原乡
听得见清风洗润绿叶，露水渗透泥土

然后，唱诗落在新世纪的花园

最良江呼应不朽的船歌
蒲公英般缤纷的音符起飞自光芒的原乡
听得见清风洗润绿叶，露水渗透泥土

然后，唱诗落在新世纪的花园
最良江呼应不朽的船歌
蒲公英般缤纷的音符起飞自光芒的原乡
听得见清风洗润绿叶，露水渗透泥土

然后，唱诗落在新世纪的花园
最良江呼应不朽的船歌
蒲公英般缤纷的音符起飞自光芒的原乡
听得见清风洗润绿叶，露水渗透泥土

鲇鱼在浪里飞

寒石

水宁静似镜，一群亮眼丝儿鱼簇拥着悠然觅食。它们大者如牙签，小的似针尖，身体呈半透明状，双目鼓起，像满天眨眼的小星星。忽然，幽深的水中划过几道银光，亮眼丝儿鱼挨了炸似地跃起，四散逸开……

这是鲇鱼干的好事。鲇鱼就爱干这事，没事在水面上晃荡；忽然兴起，瘦劲的尾鳍一抖，跟埠头上汰洗的女人照个面，抑或空中晃眼的阳光打个招呼，转身就走，惹得水面上绽开一朵莹白的水花，你连它的影子也没见着。更多时候，鲇鱼凭借其强悍的水中滑翔与冲刺能力，像一架水中战斗机，在弱小的亮眼丝儿鱼群里左冲右撞，大开杀戒，那大张着的、貌似并不太宽大的翘嘴，吞下几尾亮眼丝儿鱼正好。

鲇鱼属于中上层水面肉食性鱼类，这决定了它身体结构必须附合水阻力小、游动迅捷的特征。事实上它确是按造物这一要求长的：体瘦而窄长，背峰突起，嘴高高翘着，人称翘嘴鲇鱼。鲇鱼天生就是为在水里“飞”、浪里横的。它那努力翘着的嘴，或许就是长期渴望飞翔、仰望的结果。从物种进化理论看，为利于水中“飞行”，鲇鱼迟早会像飞鱼一样长出两翼强壮的侧鳍来。换个角度想，假如水就是天空，水中游弋的鱼儿就是鸟或飞机，鲇、鲨之类身宽体胖的是重型“客机、货机”，鲇鱼之类就

是水中的战斗机了。我曾研究过鲇鱼嘴的结构。我觉得作为一尾肉食性鱼类，它的嘴稍复杂。按我的设想，只要口径足够大，或有一副锋利的牙齿即可。比如鲨鱼、食人鱼，它们的嘴，造物就是按这一理念设计的，非常管用。但是当我近距离观察一尾鲇鱼时，我才意识到造物的精明或者智慧所在。鲇鱼的嘴并不像通常鱼类纵向往里裂，而是斜着向上裂开。闭着嘴时，它的嘴是闭着翘着，一副谁也不服气的模样，貌似并不大，甚至有几分纤巧；但当它确定目标，向着目标闪击一刹那，它那豁然洞开的嘴远远超出人们想象。我这才理解鲇鱼翘嘴的奥妙所在：作为一种噬食中上层浮游鱼类（生物）的鱼，鲇鱼身个并不大，瘦长的头和流体型身体不允许它长一张巨大的嘴，同时又不能太小，那样会增加捕食难度。于是，鲇鱼奇葩的翘嘴造型就这么定下来了。只有翘着，才能把一张可大可小的嘴在瘦尖的脑袋上安顿妥帖。

跟许多肉食性鱼类一样，翘嘴鲇喜欢集群捕猎。一群翘嘴鲇先是在一片水面上布下一张“网”，这网越拉越小，越收越紧，里面的亮眼丝儿、小白条或别的什么仔鱼开始躁动起来，水面像烧开了一锅水，不断有密而细的水花翻上来。说时迟，那时快，翘嘴鲇们开始集体围猎行动，像一群猛禽在一片麻雀堆里横冲直撞，又像一柄柄放大的、白亮的柳叶刀，在一片窄小的水域里恣意乱舞，切割。我曾多次在湖上撞见过这样

索光顾过的罗德德咖啡馆，萨特和波伏娃最爱的花神咖啡馆，海明威之于丁香园咖啡馆，王尔德之于和平咖啡馆……有意思的是，这本专讲巴黎的咖啡馆的书，开头却是从英国说起，当年《哈利·波特》诞生前，小说作者J·K·罗琳女士生活困顿，栖身的廉租房里无供暖设备，只



爱的空间

邱文雄 摄

看得见梦在发芽，绽放彩虹的民谣

(三)

读一页书卷，随贤哲行走
落一笔翰墨，追日月翱翔
笔记本的扉页，次第点亮盏盏心灯
一盏立志，探照远方的路标
一盏勤学，明亮书山的幽径
一盏改过，锐利镜子的目光
一盏欢喜，通达头顶的晴空

鱼活杀暴腌，烹入料酒，码上葱姜，入锅旺火蒸五六分钟即可，肉细味美。宋代杨万里有诗言：“淮鲇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清蒸鲇鱼是淮扬菜传统名菜，诗人直言“淮鲇须将淮水煮”，强调的是物产的时令与乡土属性。试想，以当初条件，一尾淮鲇运到洛阳清蒸，基本不用上席了。所以腌制也是鲇鱼加工重要一环。腌制后鱼不易腐败，耐贮藏、利运输，其鱼肉似黄鱼，肉呈蒜瓣，蘸以食醋，其味又酷似蟹肉。梅尧臣也有诗云：“寒潭缩浅濑，空潭多鲇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袁枚的《随园食单》鲇鱼条曰：“鲇鱼肉最细……蒸之最佳。或冬日微腌，加酒酿糟二日亦佳。余在江中得网起活者，用酒蒸食，美不可言。”可见糟渍也是淮人家鲇鱼的经典食法。腌鲇鱼浸入酒糟酒酿的醇香，那味道想想也醉人。扬州还有道“熏鲇鱼”的菜，把腌鲇鱼用茶叶、松针、砂糖等烟熏成熟，至烟散尽，鱼呈茶褐色，刷一层油即成，又别有一番风味。

若说鲇鱼肉有什么缺陷，就是刺多，小而细，密密匝匝，旁逸斜出，让人不胜其烦。民间有将鲇鱼肉做成鱼糕的懒人食法：将刺剔除，肉刺成泥，和入蛋清、淀粉以及姜汁、料酒，蒸熟后成品洁白细嫩，口感柔软、弹润。食时切成块或片上桌，自不再有不慎让细刺锁喉之虞。此种吃法，据传源于楚国的宫廷菜。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好鱼，但长食生腻，令御厨改变烹饪方法，要求“食鱼不见鱼”。御厨在夫人点拨下，创新制作了这道鱼糕，成为一方特色风味名菜。

翘嘴鲇鱼在水里“飞”，在浪里横，鱼儿弱旅，一旦被请上餐桌，人们恍然大悟，鱼肉强悍的鱼桌，其肉质往往比别的鱼类要细腻、紧致、可口。

鲍静静

今年暑假，有幸去镇海骆驼街道采风，无意间得知这里的中大河流入浙东运河，我眼前立时呈现出千年前此地商贾云集、车毂相击、舳舻相接的盛况来。

作为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宋金对峙使得京杭大运河北部与江南联系中断。浙东运河遂成为运送兵力与粮食物资的生命线。南宋贸易昌盛，庆元府（今宁波）为当时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瓷器等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日本、越南、高丽等地产品也通过浙东运河运往京城。宋朝是富裕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描述：“历史进入宋朝，就好像从古代进入了现代。”

南宋运河边上骆驼老街车水马龙的盛况，一定符合历史的情境。然而随着轮船、汽车、铁路乃至后来动车的出现，浙东大运河日渐陷入白发的落寞。在骆驼老街采风期间，我看到一边是棚户区改造后林立的现代化高楼，一边是乡贤故人眉目颓败萧条的景象。城市化进程中，历史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总是难以避免，冯骥才就曾对孙犁笔下白洋淀失去抗日水乡特色的变化而发出过呼吁。由此，笔者格外关注起骆驼街道借助运河文化，从商、文、旅、居四方面打造“运河边上的闲生活”的谋划。

骆驼老街打造洋溢运河风情的商业体，是有先天优势的。

1915年，产于此地的盛滋记酱油与杭州张小泉剪刀和贵州茅台酒，一并出现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民国时期的甬籍作家苏青在《谈宁波人的吃》一文中说：“不妨到镇海买些青蟹下酒。青蟹与上海所售的澄湖大闸蟹比起来，觉得其肉更软更松脆。但蘸着的酱油也很要紧，定海的洛泗油，颜色不太浓而味带鲜，与上海酱油带浑黑色不可作同日语。”苏青所说的洛泗油，曾在1930年获得过国际西湖博览会。洛泗油与盛滋记酱油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尚有待考证，但张小泉剪刀与贵州茅台酒一个世纪以来依

缪金星

“陌生人哟，假使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我又为何不和你说话？”这是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句子。我在想，我与离默大概就是这样认识的。应该也是鉴于那种很想说说话的缘故，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们认识之前，她已弄出了很响的诗名。她的首本诗集《生命是场盛大的荒凉》，据说入围参评了今年的鲁迅文学奖，而她的第二本诗集《十二月》入编宁波市青年作家文库在今年四月出版。时至今日，在与她偶识之后，才有缘拜读。

什么是诗？这是曾经让我纠结很久的问题。宋朝的朱熹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者也。”明末清初时，有个叫金圣叹的读书人说得更为明了：“诗非异物，只是人心头舌尖所万不得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如此说来，诗还真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东西，更不是哪个诗人的专利。心头有话想要说出来，又觉得喉咙里哽着，该怎么去说它。

离默是浙江省作协会员，在镇海炼化工作，算起来是我们宁波土生土长的诗人。我读离默的诗，读她的自序，读人家对她的评价，2014年2月才开始写诗，二月早春，正是人间最好的季节，可偏是那年轻她四十有二，不年轻了……我轻笑着，怎么会关注起女子的年龄了呀，一直以来，这是被作为高贵

然名声显赫，消失的盛滋记酱油怎么就不能重出江湖呢？活色生香的东海海鲜牵手名震一时的盛滋记酱油，想来该是一对绝配。

置身骆驼老街，不能不想起一个人：草婴。这位原名叫做盛峻峰的文人，以一己之力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而他则是土生土长的骆驼人。

跨过骆驼老街的骆驼桥，你还会油然想起《清明上河图》里汴河上飞虹一般的无柱木拱桥。汴河为北宋漕运枢纽，桥上漕船往返，桥两端店铺林立。而横跨于大河的骆驼桥，则是始建于北宋的条石单孔桥，桥宽3米，孔径5米。据记载，旧时骆驼桥有隔天的沿河街市，商贸云集，车船汇聚。桥西南方为建于1947年的翁璞卿（上海白象电池洋行创办者）故居，屋檐宽敞，车木护栏雕刻精致，屋檐角连接，寓意“水不外流，四水（世）同堂”。据说，翁璞卿长年在外国闯荡，房子造好后，只在故居住过一夏。

骆驼老街有句老话，叫“像勿样，看郊伯样”，常被用来取笑那些想效仿偶像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盛在郊（1751—1811），是盛滋记酱园创始者的先人，他宅心仁厚，兴办教育，乐善好施。盛在郊极其富有，据说他女儿出嫁时，光嫁妆就装满了24条大船，一路彩旗纤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坐着乌篷船，想象这水上十里红妆的盛况，骆驼老街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等2020年三官堂大桥完工，镇海骆驼与东部新城只有咫尺之遥。东部新城有生态走廊，南部商务区依傍湿地公园，骆驼老街蜿蜒在古运河两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三者连接成一条旅游带，我们就能住进古老而时尚的“运河房”里，听风、看雨、数星星，头枕河流，沐浴月光，享受“运河边上的闲生活”。

我曾无数次端详过《清明上河图》，但再怎么欣赏，也已经错过了她最为流光溢彩的时光。有人说，一切失去的东西往往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骆驼老街正在打造的传奇会让我们走过岁月流年，跨过千山万水，憧憬醉美的运河江南，邂逅一座特色小镇。

女诗人离默

的隐私的。但这确是离默自己在书中透露的，因为，她有很多话想说。

既是有话想说，而这一说都汇集成了诗句，我就赞同了《十月》杂志一个叫谷禾的点评：因为她的生活积累、感悟积累、包括艺术积累都够了，这就突然释放出来，是有些冲击力的。

“盛大的荒凉，绽放如热烈的花海。

好时光来时快得如同它离去时的模样

……我却无法行至更远。”

其实，谁能走多远，走多久，天知道了，生命就这样来来去去。当心灵感知到这样的存在与消亡时，活着的每一天会是多么的精彩。真的一点都不单调，也不会有重复，鸟的叫声，花的形状，水的翻滚，云的聚散，各各不一。

离默在找到了要用她的诗发声之后，她的笔名“也就这样问世了”。这又曾是我的一个不解之感。一开始，我就揣摩过她的笔名，以为是选自《易》或是《诗经》什么的，总之觉得玄之又玄。就像当年有人在上海滩开了一家“四而楼”酒馆，很多人引经据典，苦于找不到名称出处，就去请教胡适。可大名鼎鼎的饱学之士胡适也不解，挨不住脸面，只好亲自前往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童蒙《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一石破天，原来这般简单。而我，对于“离默”二字，穷于苦思，最后，竟于她书的“后记”中得到答案，她说：“他日如成作家，我要让我的文字离开默无闻的处境。”

这个离默，以她的阅历、率真和才情，这不，已经离默了呀。